

季羨林人生隽语

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老愚
编



NLIC2970868403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季羨林人生隽语

坏人不会改好的

老愚
编



NLIC2970868403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 老愚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983-7

I. ①坏… II. ①老… III. ①季羨林 (1911 ~ 2009) —语录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1158 号

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老愚 编

特约编辑: 武继宇

责任编辑: 程 鹃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7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83-7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天地一行客

四季感怀	2
燕园幽思	5
履痕处处	8
生命冥想	13

怀旧净化灵魂

永远的母亲	22
授业恩师	25
大师肖像	30
后死者之痛	38

谈佛论道

信仰	44
文化交流	46
智慧	51
天国入门券	59

西方不亮东方亮

东方西方	66
天人合一	73
中华文化的特性	76
美的差异	80
文论有别	82
中国与印度	85
德国态度	96

坏人不会改好

善与恶	100
厚·黑·大	102
可怕的遗忘	104
坏人的本领	107
地狱里的形状	109
劣根性种种	112
浮躁的文化人	117

没有真情不动笔

我的文学观	122
我爱太白和东坡	128

文学的意味	135
写作者须知	141

知识分子的阴影

教授架子	152
一流大学的条件	156
北大和清华	158
学术良心	161
文人的气节	167
爱国成性	172

不完美才是人生

幻想救世主	176
爬格子的价值	185
信念所怀	188
一真二忍	203
我看我	209
衣食所安	216
人生只有一条路	218
面对死亡	226

1 天地一行客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但是现在我真想相信起来，我真希望有一个天国，希望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中间还能有那么一块干净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个阆苑乐土。那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恒地住在那里，随时、随地都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

四季感怀

古人诗：“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垅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到枝头已十分。”诗人的春天是嗅出来的，在过去的九十年中，我大概每年都通过我的某一个感官，感知春天的到来，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光明，眼前有无限的希望。

每到春天，我走在树下，眼前无藤萝，心中也无藤萝。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官，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抬头一看，在一团团的绿叶中——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哪是其他树的叶子——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直到此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顾而乐之了。

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

我们常讲什么花“怒放”，这个“怒”字用得真是无比的奇妙。二月兰一“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色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朝阳越升越高，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我的头上。我心中一动，阳光好像有了生命，它启迪着什么，它暗示着什么。我忽然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上对着初升的太阳，静坐沉思，幻想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同一。我从来没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没有这一份福

气。可是我也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腾翻，仿佛也能洞察三界了、透视万有了。

我常常一个人在暮春五月到山上去散步。暖烘烘的香气飘拂在我的四周。人同香气仿佛融而为一，忘记了花，也忘记了自己。

有池塘就应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

月很明，西山顶上有一片火，大概是野火吧，熠熠着，微微地发红。自一下楼就看到了，沿着生物馆后的马路走向西门，随时抬头可以看到这片火。出了校门，在影绰绰的树的顶上，又看到这片火。沿着校外的大路走回来，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西山顶上的火还在亮着，而且更亮了。我笑着说：“这是上帝给我的启示，

我的inspiration。”

晚饭之后，早已过了黄昏时分。我们走出校门，走到唯一的一条横贯全镇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领略一下古镇傍晚的韵味。此时，全镇一片黢黑，不见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光亮。黑暗仿佛凝结成了固体，伸手可摸。仰望天空，没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树的枝影撑入天空，巍然，森然。万籁俱寂，耳中只能听到远处泉声潺潺。我想套用一句唐诗：“泉响山愈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仿佛远离尘境，遗世而独立了。我们在学校的一座小楼上住了一夜。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夜。

燕园幽思

将近四十年来，我一直住在燕园中、未名湖畔，

我那记忆的丝缕用不着再挂在未名湖上。然而，那些被铲除的可爱的花草时来入梦。我那些本来应该投闲置散的回忆的丝缕又派上了用场。它挂在苍翠繁茂的爬山虎上，芳香四溢的丁香花上，红绿皆肥的西府海棠上，葳蕤茂密的藤萝花上。这样一来，我就同那些离开母校的校友一样，也梦萦未名湖了。

茫茫燕园中，只剩下了幽径的这一棵藤萝了。它成了燕园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每到春天，我在悲愤、惆怅之余，唯一的一下安慰就是幽径中这一棵古藤。每次走到它下面，闻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声，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其中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

当我从外面走回宿舍的时候，四周死一般沉寂，但总仿佛有窸窣的脚步声绕在我四围，说声，其实哪里有什么声呢？只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跟着我而已。倘若在

白天，我一定说这是影子；倘若睡着了，我一定说这是梦，空间是什么呢？我知道，这是寂寞。

院子里的两棵海棠已经密密层层地盖满了大叶子，很难令人回忆起这上面曾经开过团团滚滚的花。长昼无聊，我躺在铺在屋里面地上的席子上睡觉，醒来往往觉得一枕清凉，非常舒服。抬头看到窗纸上历历乱乱地布满了叶影。我间或也坐在窗前看点书，满窗浓绿，不时有一只绿色的虫子在上面慢慢地爬过去，令我幻想深山大泽中的行人。蜗牛爬过的痕迹就像是山间林中的蜿蜒的小路。就这样，自己可以看上半年。

晚上吃过饭后，就搬了椅子坐在海棠树下乘凉，从叶子的空隙处看到灰色的天空，上面嵌着一颗一颗的星。结在海棠树与檐边中间的蜘蛛网，借了星星的微光，把影子投在天幕上。一切都是这样静。这时候，自己往往什么都不想，只让睡意轻轻地压上眉头。等到果

真睡去半夜里再醒来的时候，往往听到海棠叶子窸窸窣窣地直响，知道外面下雨了。

履痕处处

我们看到了鲁迅祖母给他讲故事的地方，看到长妈妈在上面睡成一个“大”字的大床，看到鲁迅抄写《南方草木状》用的桌子，也看到鲁迅小时候的天堂——百草园。这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和地方，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神奇之处。但是，我却觉得这都是极其不平常的东西和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桌子的每一个角落、椅子的每一条腿，鲁迅都踏过、摸过、碰过。我总想多看这些东西一眼，在这些地方多流连一会儿。

在我心目中，鲁迅仿佛成了一块铁，一块钢，一块

金刚石。刀砍不断，石砸不破，火烧不熔，水浸不透。
他的身影突然大了起来，凜然立于宇宙之间，给人带来
无限的鼓舞与力量。

今天到了西安，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到处都是唐
诗的遗迹。谁到了灞桥，到了渭水，到了那一些什么
“原”，不会立刻联想到唐代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呢？西
安简直是一座诗歌的城市，一座历史传说的城市，一座
立即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城市。

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有点颤动，然而却柔婉，
渐渐地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常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
许多新的东西，加入了无量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随了那
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我眼前诗人的影响渐渐地大起
来，大起来，一直大到任什么都看不到。

我的眼睛仿佛得到了天眼通的神力，穿透了巍峨的高山，看到富春江上。我的耳朵仿佛得到了天耳通的神力，听到富春江上。缥碧的江水，流在我眼前。竞上的寒树，绿在我眼前。泠泠的泉水，响在我耳边。嚶嚶的好鸟，唱在我耳边。中间混合上猿猴的哀鸣，寒蝉的噉声，汇成了钧天大乐；再衬上青山绿水，辉耀震荡着整个宇宙。我自己现在仿佛不是坐在车上，而是坐在船上；我仿佛化成了另外一个自我了。

阳光毫不遮拦地照射在这些砂粒上，每一粒都闪闪发光，仿佛在喷着火焰。远处是一列不太高的山，这就是那有名的火焰山。上面没有一点绿的东西，没有一点有生命的东西。石头全是赤红色的，从远处望过去，活像是熊熊燃烧着的火焰，这不是人间的火，也不是神话中的天堂里的火和地狱之火。这是火焰已经凝固了的火，纹丝不动，但却猛烈；光焰不高，但却团聚。整个天地，整个宇宙仿佛都在燃烧。我们就处在上达苍穹下抵黄泉的大火之中。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我仿佛漫游了天堂、净土，漫游了阴司、地狱，漫游了古代世界，漫游了神话世界，走遍了三千大千世界，攀登神山须弥山，见到了大梵天、因陀罗，同四大天王打过交道，同牛首马面有过会晤，跋涉过迢迢万里的丝绸之路，飘渡烟波浩渺的大海大洋，看过佛爷菩萨的慈悲性，听维摩诘的辩才无碍，我脑海里堆满彩色缤纷的众生相，错综重叠，突兀峥嵘，我一时也清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在短短几天之内，我仿佛生活了几十年。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抽象的东西，现在却变得非常具体了。这包括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等等领域。我从前看到过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帝王图，李思训的金碧山水，宋朝朱襄阳朱点山水，明朝陈老莲的人物画，大涤子的山水画，曾经大大地惊诧于这些作品技巧之完美，意境之深邃，但在敦煌壁画上，这些都似乎是司空见惯，到处可见。而且敦煌壁画还要胜它们一筹：在这里，浪漫主义的气氛是非常